

南疆血

目 次

晚霞艳红.....	(1—13)
中堂主和	(15—48)
遣使抚慰	(49—73)
老将出征.....	(75—101)
兵败凉山	(103—116)
临危受命	(117—137)
林中巧遇	(139—158)
边陲会师	(159—178)
三军举帅	(179—192)
顶风扶危	(193—208)
飞兵要隘	(209—225)
夜袭文渊	(227—255)

冯帅用间	(257—266)
山沟伏击	(267—286)
要隘鏖战	(287—316)
突围送信	(317—330)
修书劝和	(331—361)
瞒天过海	(363—383)
决战之前	(385—424)
血染南疆	(425—450)
将军决胜	(451—487)
饮恨班师	(489—515)

晚霞艳红

在钦州城内有一座房子，大门口有个用硬木做成的大栅栏，广东人称为“趟龙”。要进大门首先要拉开“趟龙”，进了大门是一个大天井，天井过去是接待客人的花厅，花厅的侧面通到后花园。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花园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青年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正在那里对练刀枪。男青年手中那杆红缨枪上的红缨犹如乱烟飞飘，飒飒作响。那银白色的枪尖带着四尺多长的枪杆，象一条奔腾的银龙一样直捣那小女孩。小女孩也不示弱，双手中舞动的双股剑，象半空掣起的闪电耀眼急啸，发出阵阵寒光，又象两轮飞转的风车一样划出两道孤光，把女孩的身子紧紧护卫起来。那男青年的红缨枪始终近不了她的身，一会儿，男青年手中的红缨枪又象吞吐红雾的长龙一样盘旋在对方身影周围，而那小女孩手中的双股剑，象天边的霞光，映照着闪展腾挪的身姿。尽管那条红缨枪杀声凶，来势猛，而那双股剑也秉性烈，威风长。花园中枪来剑往，二人决心争个高低。

在这两个比武的年轻人旁边，有一个身穿白色对襟短褂的老者。只见他左手倒背，右手拈须，两只眼睛随着比武人的身影而移动。老者身高不过五尺，然而肌骨健壮，后脑勺的灰白辫子拖到了腰以下，尽管这老者头发已经斑白，但脸颊仍象健壮的年轻人一样朱红发亮，那弯弯的一对眉毛下，有一双精光闪闪的眼睛，还有他那狭窄的前额，给人们一种质朴、慈祥、聪慧而又深沉的印象，鼻子两边的细纹，呈现出一种威严、果敢、刚毅的神情，下巴上的胡须和那柔和的目光，又给人一种慈祥和蔼的感觉。他的整个身上充满了对人生的经验和情感以及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他那灰白的发辫和胡须分明告诉我们，他已经六七十岁了。

他是谁？他就是解甲归田的将军冯子材。冯将军的老家也在这钦州，当时属广东省，又界临广西。广东人精明、英拔、骄悍、勇猛；广西人坚忍、刚强、果毅、机智。而冯子材的性格，正是广东、广西人性格的集中表现。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钦州人氏，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18年。他出身贫苦，家无产业，自幼练得一身好武艺。弱冠之际，正值神州板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就给年轻的冯子材一个好机会。他参加了广东天地会的起义。有一次，他奉命带着二三百个天地会的弟兄从驻地出发前往某地，不料消息走漏，半路上被将近两千官兵围了个水泄不通。短兵相接，从上午一直杀到天黑，冯子材杀退了官兵，突出重围，按时到达了目的地。从此，官军队伍里就流传着“千万不要碰见冯蛮子”的相互警告之词。也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广西提督向荣，千方百计要除掉他，或是把他收降到自己的帐下。向荣派人挑拨离间，分化天地会。天地会首领果真听信了谣言，对冯

子材产生了猜疑。冯子材一怒之下，带领亲信归了官府。

自从投入官军以后，冯子材先是追随向荣在苏南一带围剿太平军，后又追随张国梁攻镇江、克丹阳。他躬冒矢石，突入战阵，纵横驰骋，搏杀一日克七十余垒。因战功积多，升迁为副将。张国梁曾抚着冯子材的手说：“子勇，余愧弗如。”张国梁死后，冯子材代率其众，力取潭水，旋擢升为总兵官。同治元年，冯子材又被提升为广西提督，继续效力清廷。同治九年，廷准“赏黄马褂，予世职。”光绪八年，六十四岁的冯子材辞官还乡，在广东老家闲居。

他虽然解甲归田，可尽享天伦之乐，但他早已养成了一个天天练习拳棒、夜夜研习兵法的习惯。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儿孙们培养成为精通兵法和武艺、今后能为国效忠之人。

前些年，他送自己的大儿子冯相富从军。不幸，相富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但冯子材并未丧失自己的信念，经常以他自己的经历来教育鼓励儿孙练功习武。现在他面前舞动双股剑的小女孩，就是冯相富的大女儿。她正在长辈的指教下，挥动双股剑和自己的三叔相华对练搏击，杀得难分难解。冯子材此时一边细心地观察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一边不时对他们说上几句，比划几下。看见他们的武艺又有了进步，冯子材心中十分高兴，脸上露出了慈祥、抚爱的微笑。

家丁康建清忽然趋前来报，孟谦老爷来了。冯子材马上转过身来，满心欢喜地步向大门。刚到门口，孟谦已经走了进来。这孟谦，字甫文，六十挂零，是冯子材乡居的老友，此人脸颊清瘦，弯弯清眉，一双眼睛深沉而有神，显示着智慧和毅力，薄唇，圆嘴，银须稀疏，脑后的发辫亦已染霜。尽管当时天气正值盛夏，孟谦的头上却戴了一顶很不合时令的、正中镶着一块碧

玉的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件蓝色长衫。他步履缓慢，一步一蹶，双手倒背在后。当他一眼望见出来迎接他的冯子材时，连忙双手一拱，对主人施礼说：“萃亭兄，多日不见，别来无恙？”

冯子材连忙还礼：“甫文，前些日子听说你身染疾病，本想明日到你家去看望，想不到你今日来了。”冯子材一边说，一边端详着站在面前的朋友。

孟谦见老朋友如此关心自己，连忙说：“前些日子，愚弟发冷发热，卧床不起，后延诊两次，也就痊愈了。不过仁兄你看，愚弟今日衣着仍如此之厚，也真见笑。”

冯子材说：“哪里，哪里！病刚好，还要多加小心。”说到这里，他沉思了一下问道：“甫文，谁的医术这么高，两服药就能使你下床走路了？”孟谦信口说到：“钦州城里的鞠显忠医生。”

冯子材听说过鞠医生的名字，便问：“他不是擅长外科吗？怎么内科也行呢？”

孟谦解释说：“是啊，他家祖传外科秘方，最近又致力于内科的温病学研究。因此，对内科也行。虽然谈不上华佗、扁鹊再世，但也确能妙手回春，称得上是钦州一带的名医了。”

孟谦和冯子材既是钦州的同乡，又同在张国梁手下共过事。他是一个文官，当过书吏、赞画，二人关系很好。归乡后又同在钦州闲居，经常往来。如今他听说法国人在北圻加强攻势，很可能把战火烧到两广边境。趁今天病体初愈，他便到冯家来作客，想激一激冯子材，使他能重新出山的打算。这时，他看了看正在练武的冯相华和冯丫丫，伸出拇指夸奖道：“啊，相华和丫丫的进步真大，几天不见，武艺又比原来精熟一些了。”冯子材连忙唤儿子和孙女过来拜见孟先生。

相华和丫丫听到呼唤，便收住了兵器，跳出了圈子。冯相

华个儿不高，削瘦的长脸膛象朝霞一样红亮。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对襟短褂，腰间系着一根红绸带，显得异常英武。那冯丫丫，身材虽然不高，圆圆的脸蛋红润无比，光艳照人，披在身后的长发，象墨染过的一样，乌黑的两道弯眉下，闪动着一对圆眼，显示出天真和稚气。一件红色练功短衣，罩着她那挺拔的身材，下身穿着一条蓝裤，腰间也系着一条黄色大绸带，显得格外精神。

这时，二人各自手握兵器来到孟谦跟前拱手行礼：“阿叔好！”“阿公好！”

孟谦拈着自己下巴上灰白的胡须笑呵呵地道：“你们的功夫练得不错嘛！”接着用双手拍着二人的肩膀，对冯子材说道：“萃亭兄，你家真可谓蓝田生玉，武艺代代相传。仁兄归田已历二载，仍如此孜孜不倦地教诲儿孙。他们又是如此勤奋练武，两月不见，剑法枪法大有长进。仁兄一家成了天波府的杨家将了。”

冯子材说：“甫文弟，太过奖了，年轻人多锻炼一下也好。走，到堂屋坐一坐。”说着拉起老朋友的手，一边径直往堂屋走去，一边回过头来吩咐道：“相华、丫丫，太阳偏西了，歇一会儿吧！”

冯子材在当官时，比较清廉，因此没有多少积蓄，解甲归田后，对生活享受方面，并不怎么讲究。花厅里面摆着一些半新不旧的酸枝木家具，左边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一些常用兵器，诸如：刀、叉、剑、戟、枪等。在正中墙壁上供着的天地君亲师的神龛，左面挂有一幅孟谦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词。

冯子材一边招呼他的老朋友孟谦坐下，一边亲自从一只钦州自产的泥兴茶壶里倒出两杯茶，递了一杯给客人。

孟谦说：“老将军，难得你的生活还这样简朴。”

冯子材说：“我们这些人都六七十岁了，也用不着讲究很多了。想我年轻时，因为没有饭食，受不了富人的气，一怒之下参加了天地会，后蒙朝廷招安，得以归附向提督和张将军。有吃有穿，成家立业，也真是万幸了！”

老将军虽然已经解甲归田了，但仍念念不忘大清朝的安危。他对当时的时局特别的关心。最使他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朝纲不振和列强入侵。他掂着胡须，陷入了沉思。

孟谦喝了一口茶，看了主人一眼，把话转入了正题：“萃亭兄居安思危，时常勉励儿孙们练功习武，一心思念匡扶王室，实为愚弟所敬仰。”

冯子材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看了看左边存放的武器，感慨地说：“是啊！贤弟，绝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孟谦站起来，倒背双手，一步一踱地走到门口，望着正在西沉的太阳，叹了一口气：“哎！时势也真艰难！自道光庚子年间，为查禁烟土与英国番鬼开仗以来，吾华夏也就多灾多难矣！”

冯子材也深有感触地说：“自道光庚子以来，我中华国家主权渐衰，社稷倾危，生灵涂炭。欧罗巴各列强不断侵犯我华夏故地……”

孟谦一见时机已到，便进一步试探道：“刻下，吾大清国事衰微，太后专权，专图个人享乐挥霍，置社稷安危于不顾。因此朝政日趋腐败，江山岌岌可危，番鬼乘虚而入。我朝奉之弥繁，番鬼侵之愈急。中华疆土，势如危卵。近闻法兰西入侵北圻，不日即可染指桂境、滇陞，南疆危矣！”

看到孟谦慷慨激昂的样子，冯子材心里非常激动，脸色变

得严峻起来，他拈了拈胡子说道：“是啊！现在我们中华就好象刀俎上的肥肉一样，任人宰割，眼看就要被各列强瓜分了！”

冯子材如此慷慨激昂的话使孟谦心里一亮。他还想听听自己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于是又试探道：“然则，依老年兄之见，将如之何？”

听到孟谦这么一问，冯子材虎地一下从酸枝木椅子上站起来，俨然一副赳赳武夫之慨，他紧握右拳，眼望前方，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能象东晋的读书人那样成天空发议论。依我之见，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拔刀以卫桑梓，奋力以救中华！”他朗声吐出的这十二个字，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冯子材现在深深感到中华由于列强入侵而造成的危机。他对列强非常痛恨。因此当他谈到当前的国事时，脸上显得异常愤恨、痛苦和激动。国破家亡的忧虑，使这位已解甲的将军心中十分悲愤。他明白，国家已经象一条破船，自己正站在这只破船上，即将葬身鱼腹。他想，若是自己能在这只破船上补几颗钉子，或许这破船还不致下沉。因此，尽管此时他已解甲归田，还时刻不忘为国出力，因而，发出了上述庄严的誓言。

孟谦听了，止不住连声称赞道：“啊！老将军真可谓是虎老雄心在，英武不减当年。实为愚弟之楷模。”

冯子材这时脸色缓和下来，对孟谦作了一揖，谦虚地说：“甫文，你过奖了。我作人作事，总要对得起列祖列宗。”

孟谦一听，心中更是感慨。但想到当前朝廷中枢的分歧，心里又不由得沉重起来。他说：“萃亭兄，忧国忘家的精神实在可嘉，然则……”话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头也低下了。

冯子材听到孟谦这么一句藏头藏尾的话，感到非常惊讶，急忙问道：“然则什么？”

隔了好一阵，孟谦才抬起头，忧虑地朗朗自语：“然则，当今皇上年幼，太后专权，中堂大人又独揽外交大权。小弟近日风闻中堂大人极力主和，不欲与番鬼开仗。”

冯子材听了，双眼流露出痛苦的神色。他感慨地说：“哎！国事也真难呀！中堂大人怎么又不想抵抗要议和哟！”

太阳渐渐西沉，天空中慢慢出现了一片金辉。冯子材叫相华在天井里摆上一张桌子，主客二人就坐在桌子旁边饮起茶来，他们闲谈一阵之后，孟谦又把话题扯到了当前中法战事上来。

“萃亭兄，中法开仗已历半载，且闻番鬼攻之甚紧，然而我朝迄今尚未宣战，岂非咄咄怪事？”

冯子材听了，痛苦地说：“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仗打得很凶。前些日子我派相荣前往镇南关打探消息。但整个战争的形势，贤弟尽知之。我还得向你请教！”

孟谦没马上回答，而是关切地探问相荣的行踪：“相荣去镇南关几时了？”

“已有月余。我叫他边打猎边走，到镇南关探听清楚立即返回。”

“啊！——”孟谦赞许地点头说：“萃亭兄此举甚佳，未战之时，对军情、民情、敌情都应多多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由此看来，老将军也是有心再次出山，执干戈以卫王庭。我桂境滇陞之黎民百姓将免于涂炭矣！”

冯子材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朴实的微笑，用手指着茶杯：“甫文，过奖了。来，喝茶。我老矣，无能为力了。我只是担心有朝一日象咸丰庚申年那样，英法各夷联合起来，隔吾京都，那我大清……”

孟谦没有等老将军说完，便插话进来，说道：“若我大清将吏皆若仁兄，则社稷无忧矣！”紧接着，孟谦又试探性地问道：“若有朝一日，朝廷需启用仁兄，仁兄肯出山否？”

傍晚时分，霞云如火，夕阳嫣红，冯家天井里的墙壁被染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天空中柔和的晚霞散射出一缕缕淡淡的金红色的光线，洒在冯子材的脸上，披在他的身上，使他此时显得更加刚毅。他听到孟谦这么一问，把双手支撑在桌子边，双目闪射出炯炯的目光，说道：“我不是说过吗，‘拔刀以卫桑梓，奋力以救中华！’愚兄平素奉此为圭臬，如果朝廷不弃我，我冯某绝不给中华黎庶丢脸！”孟谦正要赞扬，冯子材却把话题一转：“说句老实话，我对现在有些封疆大吏实在不敢恭维。”接着他又谈了对这场中法战争的看法。一谈到国家大事，冯子材的心情就显得不平静了：国贫民弱，文官贪财，武将惜命，朝纲不振，边境烽烟四起。国家处此厄运，又怎能使他心灵平静呢？

冯子材的誓言和那发自肺腑的谈话，深深感动了孟谦。他明白，无需用话刺激老将军，他也会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出山，为国效力的。在当今这“封疆大吏惜命如金，文臣武将畏敌如虎”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位虽解甲归田但坚决主战的老将军，发出如此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能谈出这么切合时局的看法，那也是难得的呀！他已经年近七旬了，仍然愿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国家民族。正象这夕阳一样，在西沉之时，再一次把自己灿烂的霞光分洒在人寰，留一日之中最后的温暖给人们享用。孟谦十分敬佩自己的这个老朋友。冯子材呀，冯子材！你不愧为我大清宿将。他抬头面对着天空中这灿烂的霞光，凝视片刻，又仔细端详着在晚霞映照下显得更加威严果毅的冯

子材，孟谦心中的诗意油然而生。他站起来，在天井里来回踱了一阵，对相华吩咐道：“相华，给我弄点纸笔来！”不一会，相华捧来文房四宝。冯子材知道老友要写诗了，赶忙把茶杯挪开。等相华把墨磨好，孟谦一面用笔蘸墨，一而又推敲了一阵，然后挥笔在纸笺写了几行诗，写毕又斟酌一番，方才把诗笺递给冯子材。老将军的目光刚一接触到那纸上的字，就不禁为老友记（钦州话，老朋友之意）的书法赞叹。原来孟谦自幼学的是王羲之的字体，年深月久，他写的字犹如天空中飘荡的浮云，也似飞奔中的惊龙那样矫健。冯子材虽然对书法不很在行，但一看这龙飞凤舞之字，也不禁暗自称赞。不过他仔细看了一下内容，脸上又表现出一种歉意：“甫文，你太过奖了。”这时孟谦趁势从老将军的手中接过诗笺，兴趣盎然地用钦州官话念了起来：

七 律

赠冯子材老将军

盘马弯弓射恶鸦，	沙场百战遍天涯。
淮阴背楚夸韩信，	渭水扶周赞子牙。
三月春风余几日，	七旬老将取千车。
溶金落日西山顶，	碧岭施朱映晚霞。

孟谦知道，冯子材对诗中的典故可能不尽悉知，于是就一句一句地为冯子材作了解释：“开头两句‘盘马弯弓射恶鸦，沙场百战遍天涯’中，恶鸦乃乌鸦，比如我大清之敌，写出了吾兄在苏南、两广平蛮民暴乱。”

听到孟谦这么一讲解，冯子材点头表示同意这两句的提法。因为他当时确实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孟谦正要解释第

三、四句，冯子材笑着对孟谦说道：“这第三、第四句我懂，让我来解释一下，看是否正确。”孟谦点点头，冯子材用手拈着胡须说：“贤弟这两句夸奖我在壮年时象淮阴的韩信背楚归汉那样，弃暗投明，背叛天地会，归附朝廷，又赞扬我象扶周定江山的渭水姜子牙那样，在年老之后，也愿为国事出力。”

孟谦听了笑道：“正乃此意，仁兄释之甚确。”说着，他的眼神里流露出赞扬的目光。

冯子材摇摇头，谦虚地说：“说我象韩信那样弃暗投明，背楚归汉，我倒同意。可是说我象姜子牙那样年老之后仍能匡扶社稷，愚兄受之有愧了。”

“不，萃亭兄，早先你不是立下了誓言‘拔刀以卫桑梓，奋力以救中华’吗？老仁兄年岁虽高，仍能有此雄心，也真可谓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了。当此列强犯境，番鬼寇边，国家倾危之时，环视我大清朝中，如老年兄如此忠勇而敢挑重担，极力主战之人，实不多见。仁兄志欲统率貔貅，横执干戈以卫王廷，弟故用姜子牙之典来譬喻吾兄之志，也不过誉。下面‘三月春风余几日，七旬老将驭千车’两句，写的正是有朝一日，朝廷若是重新起用老仁兄时，年近七旬的老人定将象三月的春风那样，以自己的有生之年，仍能给国家出力，靖国难，卫中华。”孟谦说道。

冯子材沉吟着说：“愚兄虽有此愿，但不知是否能实现。”说着又望着天空的霞光沉思起来。

孟谦饮了一口茶，把这最后两句“溶金落日西山顶，碧岭施朱映晚霞”作了解释：“这末两句中的‘溶金落日’和‘晚霞’也是用来比喻老将军的。你看这即将西沉的夕阳，就象溶金般地把艳丽的余辉，映洒到碧绿的群山之中，予大自然以昼间最

后的也是最美的光彩，予人寰以最后一次光明。仁兄年事虽高，还是如此忧国忧民，不忘为国出力，也正象这西岭之晚霞一样，令人艳羨钦佩。”

冯子材一听，连忙谦虚地说：“甫文弟又过奖了。本来‘拔刀以卫桑梓，奋力以救中华’乃是我等军人天职。若是朝廷不弃，为兄定当不负王命，披甲再上沙场。只是这个比喻……”说着又用狐疑的目光望着这个多年的老友记。

孟谦也似乎看出了冯子材此刻的心情，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用‘溶金落日’和‘晚霞’来比喻老年兄，一点也不过誉。想我大清自道光庚子以来，在对外战争中，那些钦命的封疆大吏惜命如金，文臣武将畏敌如虎，倒有点类似东汉时民谣中说的那样‘高才良将怯如鸡’。老年兄，汝屈指数来，满朝文武，竟有几个敢率师御侮之人。”孟谦这么一说，虽然没有把诗中的后两句完全解释清楚，但他确实讲出了大致的含意。接着二人又把话题转到了当前的中法战争上。

晚霞逐渐消失。冯子材看了一眼孟谦，严肃地说道：“甫文，大清国运如此衰弱，实在令人忧虑。若是朝纲继续不振，宫闱仍旧糜烂，那今后国家将不堪设想了！”说完又感慨地摇了摇头，叹息了一阵。

“是呀！”孟谦答道，“我也如此思之，若是朝纲日废，国运衰颓，日而久之，如有大泽绿林之士，振臂一呼，天下岂不羸粮而竞从乎？当今我中华已处各列强的瓜分之中。咸丰庚申年间，老毛子趁英法二夷合兵陷京都之际，乘机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老毛子又在西北吞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之大片国土。边疆正处于各列强蚕食鲸吞之下，夷狄之魔爪已向我中华中原和沿海富饶地方窥探矣。”

冯子材说：“是啊！”我幼时也曾听说过此二处自古乃我华夏故土。可是朝中无人敢御外侮，只好任凭老毛子抢去。”

孟谦接着说道：“正是如此。这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在唐时已归我华夏黑水都督府管辖。元时归辽阳省节制，明时设奴儿干都司统管，又是我大清满洲八旗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咸丰年间，老毛子用武力威逼我黑龙江将军签字割让。而西北边陲，汉时已设西域都护管辖。隋时设西域校尉节制，唐时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管。及至我朝，乾隆二十七年时，又设伊犁将军管辖此地。趁我大清国势衰颓，而今老毛子也把这些边塞沃野悉数抢占，将我大清边民戮杀殆尽。”孟谦喘了一口气，将话锋一转，“刻下，我华海疆警报频传，番鬼佬兵犯北圻，不日将兵临滇桂。若此省一失，我南疆大门将敞开，华南、中原危矣……”讲到这儿，孟谦悲愤得说不下去了。

冯子材听着听着，脸上显得更加严峻了。他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开始渐渐收起光线的天空，心潮象浪涛一样汹涌澎湃。

